



政策報告

Policy Paper

《No. 108006》

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Military Exercises

《No. 108006》

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Military Exercises

主 持 人：馬振坤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小組召集人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撰 稿 人：（按題綱順序排列）

荊元宙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楊太源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常漢清	臺灣戰略研究學會決策模擬中心副執行長
陳永全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編 輯：黃引珊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序

自川普明確定位中共為戰略競爭者後，美「中」雙邊安全合作漸減，去（2018）年美軍更以中共南海軍事化為由，撤邀中共參加「環太平洋—2018」多國海上聯合軍演。然中共近一年擴大參與區域軍演規模，如去年8月首次參與澳洲「卡卡杜—2018」多國海上軍演實彈演習項目；10月與東協各國首次舉行海上聯合演習；今（2019）年2月中共海軍首次派軍官赴日參加海上自衛隊主辦之海上安全會議；4月22日中共海軍70周年大閱兵，日本海上自衛隊軍艦自2011年以來首次派軍艦訪「中」。中共深化與區域國家軍事交流除有助共軍檢證自身能力外，亦可擴大區域影響力，衝擊美軍對亞太安全體系及安全議題之主導性。鑑此，本會特以「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為題，邀請學者專家深入研討，會後撰寫政策報告，以作為各界人士之參考。

本報告由本會中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小組召集人暨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振坤負責綜整，並邀請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荊元宙、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楊太源、臺灣戰略研究學會決策模擬中心副執行長常漢青及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永全，分別就「中共對外聯合軍演現況發展」、「中共與外軍聯合軍演目的」、「中共對外海上聯演科目分析」及「中共對外聯合軍演之戰略意涵」各項議題深入討論，冀有助於國人對「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的瞭解。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謹誌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目 錄

提要	V
壹、前言	1
貳、中共對外聯合軍演現況發展	3
參、中共與外軍聯合軍演之目的	9
肆、中共近期對外海上聯演科目分析	15
伍、中共對外聯合軍演之戰略意涵	19
陸、結語	23
附表、共軍近期對外主要聯合軍演	25
【亞太政策報告系列】	27

《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

政策報告

提要

壹、中共近期對外聯合軍演現況發展

一、以軍事外交為主軸，選擇性對外聯合軍演

● 中共半年內與東協國家進行 2 次海上聯演

2018 年 10 月中共首度以個別國家身分，與東協在廣東舉行「東協—中共海上聯演 2018」，內容聚焦《海上意外相遇準則》執行訓練及救護。2019 年 4 月中共再度與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及越南等 7 個東南亞國家，進行「東南亞國家—中共海上聯演 2019」，就共同因應海盜威脅、海上緊急醫療救護等課題展開編隊離港、編隊通信及聯合搜救等演練。

● 中共首次參與澳洲「卡卡杜—2018」並投入實彈射擊

2018 年 8 月中共首次派遣「黃山號」飛彈巡航艦參加澳洲「卡卡杜—2018」多國海上聯合演訓，期間與新加坡及澳大利亞軍艦共編為紅軍第二特遣支隊，進行實彈演訓。

● 中共與印度重啟「攜手」雙邊聯合軍演

「攜手（Hand in Hand）」原係印「中」兩軍例行性軍事交流活動，2017 年因「洞朗事件」而中止。2018 年 12 月在成都重啟演訓，印「中」兩軍各派 175 名人員參加。

二、俄「中」聯演著重實戰科目

- 俄「中」自 2012 年起展開之「海上聯合」年度演習課目為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合潛艦救生及聯合登臨檢查等，內容包含火炮及實彈射擊，「海上聯合—2018」軍演更首次進行海空聯合反潛操演。

三、日「中」重啟軍艦訪問

- 2019 年 2 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舉辦海事安全會議，中共海軍首次派軍官赴日參加。
- 4 月 23 日中共海軍成立 70 周年閱兵，日本除派「涼月號」驅逐艦參加閱兵活動外，海上幕僚長山村浩上將也親自出席，此為日本海上自衛隊 2011 年以來首度派軍艦訪「中」。

貳、中共與外軍聯合軍演之戰略目的

一、檢證軍改成效

- 聯合作戰能力建設除武器、裝備及系統等有形硬體戰力外，亦需驗證戰術戰法執行、技術操作及臨場反應等無形戰力。
- 藉由包括俄「中」「東方—2018」等對外聯合軍演，共軍可驗證自身陸軍模組化、特戰化及數位化改革成果。

二、突破美國圍堵

- 隨美國「印太戰略」布局逐漸成形，中共深化與俄羅斯實戰畫聯合演習及相關防務合作，以抗衡以美國為首的安全同盟。
- 中共透過與日本、澳洲、印度及東協的軍事外交，漸進影響前述國家之思維框架。
- 展現中共海軍「走出去」的軍事存在事實，進而削弱美國圍堵能量。

三、拓展軍售市場

- 「軍民融合」是習近平推動軍改重點工作之一，「中國製造 2025」重點就是透過技術轉移、網路蒐集及研發，推動武器裝備跳躍式發展。
- 共軍與多國聯合軍演有助展示參演武器裝備性能，吸引潛在客戶的採購意願，為陸製武器拓展外銷機會與市場，進而刺激中共國防工業發展升級。

四、 維護海外利益

- 隨中共推動「一帶一路」取得海外鐵路及港口使用權，確保「海上交通線（SLOC）」以維護重要資源，成為共軍主要任務。
- 共軍積極參與多國海上聯合軍演可凸顯遠海軍力投送能量，提升與各國戰略夥伴關係，進而維護海外及邊疆利益。

五、 消弭他國疑慮

- 透過反恐、打擊海盜及人道救援等共同安全議題，有助中共傳達其維護區域安全穩定的意願。
- 藉由聯合演習期間的軍官文化及體育活動交流，亦可扭轉外軍對共軍的敵意，消弭國際因「中國威脅論」而對中共產生的不信任感。

參、中共與外軍聯合軍演對區域及全球安全之意涵

一、 俄「中」已具準軍事同盟性質

- 軍事演習首須明確安全規範及海空域密切通聯，以確保演習空間安全，避免實彈演習衍生意外；尤其聯合防空作戰及反潛作戰更須共同作戰指導文件，方可明確兩軍各艦編隊、目標火力分配及空中接近安全規定等。
- 觀察俄「中」海上聯合軍演科目可知，俄羅斯與中共雖皆強調雙方為不針對任何第三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其演習內容已屬準軍事同盟型態。

二、 中共與東協在南海問題上趨向和平處理

- 從演習資料來看，中共與東協在相隔半年內密集舉行「海上聯演—2018」及「海上聯演—2019」兩次演習，再加上雙方已於2019年年初協商完成《南海行為準則》（COC）草案，此所傳遞的訊息為，即使領土爭端存在，彼此仍藉由達成協議及持續軍事交流展現不願輕啟戰端的意願。

- 2016 年時，中共與馬來西亞即舉行「和平友誼—2016」聯合軍演，而至 2018 年時，泰國亦加入此一演習成為馬泰「中」三國聯合演習，此演訓規模的擴大亦是對東協情勢的正面訊息。

三、 中共未來或主導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 當前中共透過對外聯合軍演達到軍事外交目的且成效良好，因此，美國若不加以阻礙，中共或更積極參與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 2019 年 4 月中共海軍 70 周年大閱兵順利進行，更有助中共未來主導多國海上聯合軍演，以建立自身海上強國的地位。

四、 中共或逐步建立海外基地

- 中共海軍現代化建設就是要打造一隻能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的海軍，中共海軍走向藍水海軍之際，除依靠自身補給能力外，就是要依托「海外基地」來支持藍水海軍的行動自由。
- 中共結合經濟、外交、軍事、安全的影響力，深化特定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進而發展同盟，意在海上交通線沿線國家建立海外基地，成為藍水海軍的強力依托。

壹、前言

近年來共軍與外軍進行聯合軍演的頻率增加，似改變過往消極甚至抗拒之保守心態。過去共軍高層對於與外軍舉行聯合軍演，多考量此類軍演是否會造成重要軍事機密外洩，或者是否會讓外軍知道解放軍自身的問題。以往共軍作戰戰術強調欺敵及攻敵不備，因此軍隊首重保密性及隱蔽，這是在共軍作戰力量尚未現代化之前，面對強敵時處在以弱對強形勢下，不得不採取的作法。

時至今日，共軍在經歷一個世代的努力後，軍力現代化的程度早已非昔日吳下阿蒙，除陸軍受限疆界尚無向境外投射作戰力量外，海空及火箭軍境外投射作戰力量早已突出第一島鏈，近期中共首艘航母遼寧艦編隊自青島基地出發穿越第一島鏈進行遠海長航，航跡抵達距關島僅約 600 公里處水域，之後再轉向西南從菲律賓南端穿越海峽進入南海後北返，全程幾達 1 萬公里，共軍空軍以「轟—6K」為核心之編隊亦多次穿越島鏈進行對臺繞島巡航。

目前全球軍事強國之排名，若扣除核武，中共軍事力量已穩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若加上核武，中共雖排在俄羅斯之後位居第三，但與俄國之差距正快速縮小中。隨著軍力現代化，共軍對於自身作戰能力漸有自信，此信心讓共軍高層逐漸改變過去保守心態，對於國際間各類軍事交流與外交活動亦樂於參與甚至主導。而軍力不若共軍之周邊國家軍隊，亦樂於和共軍進行聯合軍演及其它軍事交流活動，因為這類交流可以讓這些國家的軍隊學習共軍較為現代化之諸項作為，以及藉考察中共製造的各項武器裝備性能，作為未來是否向中共採購之參考。

最重要者，隨著軍事力量不斷提升，中共亦成為亞太區域之軍事大國，以及其它中小型國家尋求安全保障之對象。周邊國家軍隊可藉由聯合軍演，建立與共軍之間的互信，以及與中共的友好關係。中共也藉由此類軍演，擴張其在區域內之軍事存在及軍事影響力。

貳、中共對外聯合軍演現況發展

一、共軍近期與他國聯合軍演之情況

(一) 俄「中」聯合軍演

1. 「東方—2018」軍演

2018 年 9 月，俄羅斯部隊在東西伯利亞執行「東方 2018 (Vostok—18)」聯合軍事演習，不僅共軍參與此次軍演，蒙古亦受邀參加。俄方參演部隊來自俄中部、東部軍區，以及太平洋艦隊、北方艦隊和空降部隊，共計動員約 30 萬人、1,000 架各式軍機和 3 萬 6,000 輛坦克。此外，俄國海軍的太平洋艦隊與北方艦隊，也出動 80 艘作戰艦艇，配合演練三軍協同作戰。而「中」方參與演訓數量計有 3,200 名士官兵和 900 輛坦克，此為共軍首度參與此一每 4 年舉辦一次的大型軍演。

2. 「海上聯合—2019」軍演

俄「中」海上聯合演習於 2019 年 5 月實施，演習以「海上聯合防衛行動」為課題，海上實兵演練部份，俄「中」雙方共計出動 2 艘潛艇、13 艘水面艦艇及其他固定翼飛機，執行聯合援潛救生、聯合反潛、聯合防空、聯合登臨檢查等 10 餘個課目。本次演習具有相當之實戰化程度，俄「中」參演雙方首次共同進行艦對空導彈實彈射擊，聯合雙方援潛救生艇實際執行人員援救演練，並使用反潛巡邏機、直升機、拖曳聲吶等進行複數平臺的聯合反潛任務。

(二) 印「中」聯合軍事訓練

中共與印度「攜手 (Hand in Hand)」聯合軍事訓練於 2018 年 12 月在成都舉行，雙方各派遣 175 名人員參加。演習是以「聯合反恐作戰」為主要課題，此外亦實施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演練。事實上，印「中」「攜手」軍事聯合訓練為印「中」兩軍例行軍事交流活動，輪流在兩國舉辦，過去曾

分別於 2007、2008、2013、2014、2015 及 2016 年舉行過 6 次。原應於 2017 年舉行之演習，因受「洞朗事件」影響而告停止，因此此次演習具有重啟兩國軍事交流的重要意義。

(三) 中共與東協

1. 「海上聯演－2018」

「東協中共海上聯演－2018」為中共與東協國家首度舉行之海上聯合軍演，於 2018 年 10 月在廣東湛江軍港及其以東海空域進行，「中」方派出飛彈驅逐艦廣州艦、飛彈護衛艦黃山艦、綜合補給艦山湖艦參演，本次演習聚焦於《海上意外相遇準則》的執行訓練以及海上醫療救護。

2. 「海上聯演－2019」

繼「海上聯演－2018」後，「海上聯演－2019」於 4 月在青島及其東南海空域舉行，參演兵力包括有「中」、泰、菲、星、越等 7 個國家的 13 艘艦艇、4 架直升機，印尼和寮國也派出觀察員觀摩演習。演習課題在演練如何共同因應海盜威脅和海上緊急醫療救援，演習科目包括演練編隊離港、編隊通信、編隊運動、臨檢緝捕、聯合搜救、傷員轉運救治、人員換乘、編隊分航等 8 項。

3. 馬泰「中」聯合軍事演習「和平友誼－2018」

馬泰「中」聯合軍事演習「和平友誼－2018」於 2018 年 10 月由馬來西亞、泰國及中共三國共同舉辦，於馬來西亞森美蘭州（Sembilan）狄克森港（Port Dickson）、雪蘭莪州（Selangor）巴生港（Port Kelang）及臨海區域舉行，演練課題為「聯合強制和平行動」，以增強共同應對各種安全威脅的能力，展現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的共同意願。「中」方參演兵力包括官兵 692 人，驅逐艦 3 艘、艦載直升機 2 架、伊爾 76 運輸機 3 架、車輛 4 臺，由南部戰區海軍及駐港、澳部隊派出。其中陸軍部隊在位於森美蘭州波德申縣（Port

Dickson)的綜合訓練場開展特種狙擊、叢林追蹤、解救人質、武裝護送等 11 項課目的演練。海軍部隊在雪蘭莪州巴生港及近海區域演練艦艇損管、戰術操演等 10 個課目。

4. 東「中」「金龍—2019」聯訓

中共與柬埔寨兩國軍隊於 3 月在東國舉行「金龍—2019」聯合訓練，包括專業訓練、戰術訓練、綜合演練等內容，中方以南部戰區派出 252 人參訓，此訓練旨在增進東「中」兩軍傳統友誼，提高反恐作戰能力。大陸長期軍援東國，去年即提供約 1 億美元的軍援，「金龍」是雙方軍事合作的重要項目。

(四) 澳「中」「卡卡杜軍演」

2018 年 8 月，中共首次參與澳洲最大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卡卡杜軍演」(Exercise Kakadu)，此演習在澳洲北部港口「達爾文」(Darwin)外海展開，有來自 27 個國家、超過 3,000 人員參加。軍演主要目的在於增加各國間之瞭解，藉此避免在公海上發生衝突。

(五) 巴基斯坦「和平—19」多國聯合軍演

2019 年 2 月，由兩棲登陸艦昆侖山號、綜合補給艦駱馬湖號組成的中共海軍 998 艦艇編隊，赴巴基斯坦卡拉奇港(Karachi)，參加代號「和平—19」的多國海上聯合軍演。「中」、美、英、義、澳、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土耳其及阿曼等國共派出 11 艘艦艇、飛機及特種部隊參加。軍演目的是提升各國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的能力。演習內容包括對海實彈射擊、反恐反海盜及國際閱艦式等多個科目。

自 2007 年開始，中共海軍曾先後 6 次赴巴國參加「和平」系列聯合演習，此次聯演，「中」方參演艦艇全部來自第 31 批護航編隊。

（六）日「中」軍事交流

今年為中共海軍成立 70 周年，4 月 23 日在青島舉行海上閱兵等系列活動，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的「涼月」號驅逐艦參加，海上幕僚長山村浩上將亦親自參與，這是日本海上自衛隊自 2011 年以來首次派遣軍艦訪中；此外，2019 年 2 月中共海軍亦首次派軍官赴日參加海上自衛隊主辦之海上安全會議。

（七）德「中」「聯合救援 2019」演習

德國將於 2019 年 7 月與中共在德國下巴伐利亞州的費爾德基興（Feldkirchen）舉行衛勤聯合演習，雙方將各派遣約 100 名官兵參加，演習科目在模擬霍亂災情之處理救援。事實上，德「中」兩國在 2016 年 10 月即曾於中共第三軍醫大學舉行「聯合救援 2016」演習，該演習為共軍與歐洲國家部隊首次實施聯合衛勤演習。

二、近期中共對外聯合軍演特點

（一）與他國聯合演訓採選擇性實施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統計分析顯示，在 2015 及 2016 年中共與外國軍方分別進行了 102 次和 124 次之聯合軍演，然而在 2017 及 2018 年則分別僅有了 24 次及 17 次。自 2017 年開始，中共與他國聯合軍演次數呈現大幅滑落的趨勢，部份分析認為，此顯示共軍現階段在降低與他國頻繁訓練的負擔，轉而將重點置於國內訓練上。然而，若深入分析，此亦表示中共在 2016 年推動軍改之後，目前正處組織調整適應期間，其是以強化本身各軍種之間之聯合作戰訓練為優先課題，而與外國聯訓工作，則採取重點式選擇方式執行。

（二）中共對外聯合軍演著重軍事外交

一般僅有盟邦間會舉行聯合作戰此類高程度合作演訓，而由於反恐及人道救援是許多國家在安全上的公約數，因此

一般非盟邦間聯合演訓，反恐、人道救援成為最佳選擇題材，而中共也不例外，從上述中共近年聯合演訓統計資料即可分析出此一特徵。由中共大部份聯合軍演皆以反恐、人道救援為主題，此可看出中共對外聯合軍演重點在發揮軍事外交功能，而非增強實戰實力，此係由於「中國威脅論」造成大部份國家對中共抱持強烈不信任感，中共期藉由與他國在反恐及人道工作上合作，發揮間接消彌他國敵意之效果。

三、中共聯合軍演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一）俄「中」朝強化聯合作戰關係前進

分析中共對外聯演的資料可看出，目前與中共在實戰化演訓上結合較深者非俄羅斯莫屬。由於 2014 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等因素，俄羅斯和北約間一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俄方擴大東方 2018 演習的規模，並邀請中共參加，其目的除對北約展示其軍事意志外，亦企圖形塑北約與俄「中」為對立面之氛圍，達到嚇阻效果。雖然許多評論者認為，目前俄「中」間聯合軍演重要性被誇大，雙方要重現上世紀 50 至 60 年代軍事同盟的關係可能性極低，但在美國持續將俄「中」視為戰略競爭者之外部因素刺激下，美國成為俄「中」共同對手，將使得雙方有理由朝強化聯合作戰關係前進，此由俄「中」「海上聯合—2019」進行聯合防空及反潛等實戰科目可見端倪。

（二）中共與東協在南海問題上趨向和平處理

南海主權紛爭是造成中共與東協部份國家關係緊張的主因，特別是當中共大舉在南海島礁進行軍事化建設，強化軍力的同時，中共與東協相關南海聲索國的關係的確敏感。但從演習資料來看，中共與東協在相隔半年內密集舉行「海上聯演—2018」及「海上聯演—2019」兩次演習，再加上雙方已於 2019 年年初協商完成《南海行為準則》（COC）草案，此所傳遞的訊息為，即使領土爭端存在，彼此仍藉由達成協議及持續軍事交流展現不願輕啟戰端的意願，此對南海情勢

具有正面意義。此外，2016 年時，中共與馬來西亞即舉行「和平友誼—2016」聯合軍演，而至 2018 年時，泰國亦加入此一演習成為馬泰「中」三國聯合演習，此一演訓規模的擴大亦是對東協情勢的正面訊息。

（三）印「中」及日「中」短期內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降低

中共與印度「攜手（Hand in Hand）」聯合軍事訓練，一度曾受洞朗事件影響而告停止，然在中斷一年後即恢復舉行，此可視為雙方領導人釋出善意的動作，此軍事演訓雖非重大軍事活動，但卻傳遞著雙方領土衝突可能性已經降低的訊息。此外，今年是日「中」關係和解之年，在政治氛圍回溫的驅動下，日本海上自衛隊在中斷多年後亦從今年開始派艦參與「中」方軍事活動，海上幕僚長亦親自訪「中」，此雖對解決日「中」根本的利益衝突並無助益，但關係的回溫，至少消弭了短期內雙方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參、中共與外軍聯合軍演之目的

1991 年，共軍受美國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展示軍隊現代化建軍成果的影響，江澤民因而提出「科技強軍」戰略思想，與「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戰略指導。1993 年，共軍調整「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明訂戰爭準備應置於「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1997 年 12 月 7 日，江澤民在「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標」中提出「三步走」。1998 年成立「總裝備部」。2004 年 12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首次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取代「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策略。2015 年 5 月，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首次提出：「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然而，共軍現代建設面對「兩個不適應」問題，將嚴重制約共軍現代化進程，解決這兩個不相適應，唯有強化變革、深化變革，否則將再次被世界軍事發展大潮所淘汰。

習近平推動軍隊體制改革區分為：「領導指揮體制改革」、「軍隊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軍事政策制度改革」，歷經 2016 年及 2017 年改革，基本完成「領導指揮體制改革」及「軍隊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2018 年頒行第 8 代「軍事訓練條例」，除強化共軍聯合訓練外，同時藉訓練與演習檢驗軍改後，其編裝是否符合實戰所需。

一、共軍涉外軍演

共軍涉外軍演區分為「多國聯合軍演」、「雙邊聯合軍演」，多國聯合軍演包括：「金色眼鏡蛇系列聯合軍演」、「鸕鶿系列特種演習」、「可汗探索系列聯合軍演」、「中共—東盟國家海上聯合搜救演練」、「天山系列聯合反恐演習」、「合作精神系列人道救援減災聯合推演」、「和平系列海上聯合演習」、「維和部隊聯合防衛演練」、「環太平洋聯合軍演」、「共軍海軍建軍 70 周年海上閱兵」及「卡卡杜系列聯合軍演」等。

雙邊聯合軍演包括：「俄『中』海上聯合系列軍演」、「俄『中』合作系列聯合反恐演訓」、「俄『中』東方系列戰略演習聯合戰役演練」、「俄『中』空天安全系列反導彈計算演習」、「巴『中』朋友系列海軍聯合軍演」、「巴『中』雄鷹空軍聯合軍演」、「尼日—中共和平力量系列維和聯合防衛演練」、「白俄羅斯—中共聯合盾牌系列聯合反恐訓練」、「尼日—中共珠峰友誼系列聯合反恐訓練」、「泰『中』雄鷹系列空軍聯合訓練」、「澳『中』熊貓袋鼠系列陸軍聯合訓練」、「上合組織和平使命系列多國聯合反恐軍演」、「馬泰『中』和平友誼系列聯合軍事演習」、「新『中』空軍空中列車系列運輸機聯合演習」等。

近年來，與中共聯合軍演國家計有：汶萊、柬埔寨、緬甸、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孟加拉、馬爾地夫、菲律賓、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泰國、沙烏地阿拉伯、澳洲、英國、美國、法國、摩洛哥、寮國、新加坡、東帝汶、印度、阿富汗、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塔吉克、烏茲別克、埃及、以色列、約旦、利比亞、馬利、黎巴嫩、俄羅斯、白俄羅斯、塞爾維亞、匈牙利、德國、日本、伊朗、土耳其、希臘、坦桑尼亞、吉布地、芬蘭、拉脫維亞、南非、葡萄牙、義大利、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科威特、紐西蘭、阿曼、萬那杜、馬達加斯加、丹麥、比利時、尼泊爾、尼日、查德、塞內加爾、委內瑞拉、辛巴威、亞美尼亞、安哥拉、尼加拉瓜、敘利亞及烏干達等國。

中共除積極參與「多邊聯合軍演」、「雙邊聯合軍演」及「聯合訓練」外，並藉醫療船執行「和諧使命系列醫療友好訪問」，「亞丁灣護航」編隊艦船與相關國家進行聯合演練與順道友好訪問，派駐國外的「維和部隊」與相關國家演練，同時積極參與或主辦各種「國防防務展」、「博覽會」、「論壇」及「競賽」等軍事活動。

綜上所述，顯示中共與外軍聯合演習次數逐年呈現增長趨勢，而且中共與俄羅斯、巴基斯坦的軍事關係更加緊密，聯合訓練與聯合演習的次數、軍種等均呈現更多元。

二、共軍聯外軍演目的

（一）拓展武器外銷

習近平推動軍隊體制改革，執行重要工作之一，即是「軍民融合」，中共國防工業在國家資金投入，國家科學發展「863計劃」、「火炬計劃」、「騰飛計劃」、「中國製造 2025」，及透過技術轉移、逆向工程、特工與網路蒐集，中共武器裝備研製呈現跨越式發展。中共製各項武器裝備除列裝共軍各軍兵種外，就是外銷。共軍與多數國家聯合軍演，意在展示參演武器裝備性能，吸引潛在客戶的目光與採購意願，為中共製武器裝備拓展外銷機會與市場。

（二）驗證軍改成果

2018 年 9 月，共軍參與俄羅斯「東方—2018」戰略演習，參演部隊由北部戰區 78 集團軍的一個重型合成營和一個中型合成營，一個特戰營及二個陸航營，參演人員達 3,200 人，900 多臺各型武器裝備（包含 99 式主戰坦克、08 步兵戰車、自行火箭砲）、6 架固定翼飛機與 24 架直升機（直 9 型直升機及直 19 型武裝攻擊直升機）。俄「中」軍演共軍導演部總導演由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邵元明中將擔任、副總導演由李維亞少將與慈國巍少將擔任。共軍參演部隊共完成 28 個列車梯隊、3 個空中批次的戰略投送，除採鐵路運送的重裝合成旅戰車營外、中型合成旅的 08 步兵戰車則自行機動進入俄羅斯。

「東方—2018」戰略演習，是共軍自 2015 年底啟動軍隊體制改革以來，首次派遣部隊出境參與聯合演習，旨在驗證陸軍模組化、特戰化、飛行化、數化位的改革成果，同時驗證陸軍「立體攻防」的戰術戰法。

（三）抗衡美國同盟

俄「中」「海上聯合」系列演習始於 2012 年，由兩國每年輪流舉行（除 2018 年暫停乙次外），從歷年操演地點與課

目分析，顯示俄「中」藉各項聯合演習，模擬因應未來可能的衝突。隨著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布局逐漸成型，驅使兩國更加緊密合作，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同盟。換言之，雙方在各自戰略利益算計下，藉軍演強化聯合作戰及擴大安全戰略的防務合作。

（四）維護邊疆利益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出臺及推動，中共取得海外鐵路、港口使用權，確保重要資源供應，為確保與維護利益邊疆，因而對外採取軍事擴張。共軍積極與多國進行海上聯合軍演，除透過海外聯演展現平時訓練實力外，更能突顯遠海投送軍力能量，進而提升與各盟友國家協同作戰能力，並加深戰略夥伴關係。中共一帶一路絕非經濟發展藍圖，它是在經濟糖衣的外表，隱藏著中共軍事擴張的野心，與外軍聯合軍演除檢證部隊訓練成果，亦藉機向外展示維護利益邊疆能力。

三、共軍聯外軍演成效評估

（一）加強聯戰指管訓練，培養聯戰指揮人才

共軍軍隊體制改革，將原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戰區負責應對威脅方向，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透過加強軍事理論研究、兵棋推演、實兵對抗、全軍戰役集訓、聯外軍演等方式，演練作戰命令傳遞、指管平臺操作，提升聯戰指揮人員對敵情與戰場環境掌握能力，並驗證作戰指揮機制與模式，培養聯戰指揮人才。

（二）落實實戰化訓練

為落實「仗在那裡打、兵在那裡訓」的要求，海軍三大艦隊採對抗方式，進行實彈考核、艦潛協同對抗、遠海長航訓練、軍地聯合搜救、聯外軍演等，強化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及保障能力。

（三）彰顯軍事存在，突破美戰略圍堵

共軍海軍派赴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交接後順道從事外訪任務，並派遣艦船參加國外聯合軍演，不斷傳達共軍海軍已走向藍水發展訊息。再者，海軍順訪或專程訪問，均將參與「一帶一路」國家維入訪問國，意彰顯共軍已將「走出去」軍事戰略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結合，除向國際展現海軍現代化成果與維護利益邊疆的軍事行動能力，彰顯軍事存在事實，突破亞太戰略圍堵意圖不言可喻。

（四）以聯合軍演深化合作關係

共軍透過多邊聯合軍演，雙邊聯合軍演等各種交流，除藉機學習外軍聯合作戰指揮技能外，意在深化合作關係，建構多邊或雙邊的合作機制，並結合「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建構中共的強國地位。

（五）深化軍事合作、逐步建立海外基地

共軍現代化建設，特別是海軍現代化建設，就是要打造一隻能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的海軍，共軍海軍走向藍水海軍之際，除依靠自身補給能力外，就是要依托「海外基地」來支持藍水海軍的行動自由。因此，中共結合經濟、外交、軍事、安全的影響力，深化特定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進而發展同盟，意在海上交通線沿線國家建立海外基地，成為藍水海軍的強力依托。

肆、中共近期對外海上聯演科目分析

依據中共國防部自 2016 年 7 月與他國實施聯合演訓的網路公開資料可知，中共除了曾參加與美國「環太平洋」及澳洲「卡卡杜」等多國海上聯合演訓外，亦參加自 2012 年開始與俄羅斯每年舉辦的「海上聯合」系列演習、由東協輪值主席主辦的「東協防長擴大會海上安全演習」、由巴基斯坦倡導的「和平」系列多國聯合演習、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聯合演習、中共與馬來西亞及泰國的「和平友誼」系列海上聯合演訓、由印尼主辦的「科摩多」系列多國海上聯合演習、由孟加拉主辦的「印度洋海軍論壇多邊演習」及中共與東協的「海上聯演」系列軍演。

從印度—太平洋各主要國家積極舉辦及參與多國海上聯合軍演的情況，並以海權的觀點可以瞭解，海軍除了戰時或危機時期的軍事性任務外，其在和平時期的警察性與外交性任務，對國際政治、外交亦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例如：中共、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在索馬利亞的反海盜護航行動的警察性任務，以及各國的艦艇遠航友好訪問行動的外交性任務等。本文將從中共參與多國海上聯合軍演的課目類型，分析中共對區域安全環境的影響。

一、中共參加國際海上聯合軍演科目之分析

（一）美國「環太平洋」軍演

依據美國主辦的「環太平洋—2016」科目，計有海事安全與海上控制，各國軍艦將演練並展示聯合救災、海上安全合作、制海與複雜環境作戰等內容，而實戰操演部分則包含兩棲作戰、水面射擊、飛彈防禦、反潛、掃雷與防空等項目。但對於中共艦艇則限制不得參與涉及作戰的相關聯合訓練，僅能參加人道救援、反海盜及海上安全合作等非軍事性任務。

（二）澳洲「卡卡杜」軍演

2018 年 8 月 21 日由澳洲主辦的「卡卡杜—2018」27 國海上聯合演訓，其演練科目則為實彈射擊、聯合反潛、編隊防

空、航行補給等科目，中共海軍更在海上對抗演練階段，與新加坡及澳大利亞軍艦編成紅方第二特遣支隊。

（三）東協－中共海上聯演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8 日由中共主辦與東協 10 國首次舉行「海上聯演－2018」演習，其參演科目計有編隊離港、編隊通信、編隊運動、搜救、直升機互降等科目。之前的「東協防長擴大會海上安全演習」、「和平」系列、「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聯合演習」、「和平友誼」系列、「科摩多」系列、「印度洋海軍論壇多邊演習」及「海上聯演」系列海上聯合演訓科目，基本上則多為「非軍事性」的編隊、通信、人道救援、海上安全及反海盜等軍演科目。

（四）俄羅斯－中共海上聯演

相較上述中共參加多國海上聯合軍演科目內容，中共與俄羅斯自 2012 年開始每年舉行的「海上聯合」演練科目，則為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合潛艦救生、聯合搜救、聯合登臨檢查等課目，以及實施火炮與飛彈實彈射擊訓練。並在「海上聯合－2018」軍演中，首次實施潛艦救難艇互相對接對方潛艇與艇員救生，以及實施反潛巡邏機、反潛直升機、拖曳聲納等海空聯合反潛操演，再加上前幾次的聯合制空、聯合兩棲演練科目。從中共與俄羅斯海上聯合軍演科目分析，雙方必定有共同的海軍準則與教範，並在統一聯合指揮機構下實施聯合作戰。尤其聯合防空作戰及反潛作戰，在各艦的編隊佈署任務、空中接近安全規定、目標火力分配、潛艦與水面艦操演安全規定等科目，都必須要有共同作戰指導文件，方能遂行國與國之間的聯合作戰。

二、中共對外海上軍演科目之意涵

（一）俄「中」具準軍事同盟性質

雖然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強調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採取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任何第三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依據上述多國聯合軍演的課目比較分析，中共與俄羅斯的海上聯合軍演，基本上已屬於準軍事同盟的作戰型態。

（二）海軍聯演兼具擷取情報及軍事外交目的

對於中共參加由美國、巴基斯坦、孟加拉、東協等國家所舉辦的多國聯合軍演，基本上屬於軍事交流的外交性質任務。一方面中共藉由新式現代化艦艇的展示，以提升中共國際地位，另一方面亦可增加中共海軍官兵國際視野，以及透過聯合軍演獲取各國海軍情報。而美國及澳大利亞軍方之所以積極邀請中共海軍參加多國聯合軍演，其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藉由聯合軍演，評估中共海軍當前作戰能力與未來可能發展方向。例如，從艦艇通信裝備能力，可以分析其指揮管制能力；火炮射擊及模擬飛彈攻擊作業，可以評估艦艇攻擊與防禦能力；電子截蒐與分析能力，可以分析艦艇電子防護與攻擊能力等。

三、中共可能將主辦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從中共國防部對對外宣傳報導，可了解到中共參加多國海上聯合軍演，似乎以達到展示砲艦外交的目的，且成效良好。未來中共如要消除或嚇阻周邊國家對其威脅的疑慮，只要美國不以政治方式阻礙中共參加多國海上聯合軍演，中共將會更積極參與多國海上聯合軍演。另對中共海軍建軍 70 周年大閱兵的觀察，未來由中共主辦的多國海上聯合軍演是可以預期的。

四、結論

在全球化時代下的今日，對於一個崛起的臨海大國，建構一個以我為中心的多國海上聯合軍演係未來必要做的工作。這樣不僅僅可就由海軍武力的展示提升國際地位外，亦藉此對其他國家展現嚇阻力與吸引力。

美國自二戰以來不斷的運用其海軍武力，在全球海洋所能達到的各區域，與地緣區域國家實施聯合軍演就是最好的例證。相信中共自2012年與俄羅斯實施聯合軍演以來，參加各項多國聯合軍演的經驗。中共應已了然參加各區域多國海上聯合軍演的效益，即使是僅限於「非軍事性」軍演，其軍事外交的交流效益遠大於不參加。而且亦可看出中共參加多國海上聯合軍演的狀況，其展現出對其海軍的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與自信。未來中共不會因美國的打壓而放棄參加各國所舉辦的多國海上聯軍演，相反地會更加積極的參與，甚至將自己舉辦定期性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伍、 中共對外聯合軍演之戰略意涵

軍事演習在平時所展現的是一國軍事實力與軍隊訓練良窳的戰力展示，而跨國的聯合軍事演習則是一種軍事外交的作為，透過區域內、外結盟、友盟、同盟等合作夥伴關係建構，藉由演習威脅想定情境假定、演習科目目標之設定與達成，進行一連串的情報蒐集、戰場環境威脅與風險評估、戰略、戰役、戰術的計畫作為、任務分析、任務賦予、戰備整備計畫與作為、應變處置、災害評估停損、復原計畫執行與持續營運功能確保等；基此，聯合軍演是觀察國家合作友方彼此之間軍事實力的最佳時刻與機會，透過軍事演習近距離的直接交流與機制介面互通，能非常迅速的瞭解與驗證所謂「聯合」的戰備實際情況與軍事實力狀況，循此，在單一國家所進行的軍事演習與聯合二國以上的多國軍事演習觀察中，在其整體對外所呈現的意義與象徵，是截然不同的，如何透過軍演的主導與規劃，發揮區域影響力建立主導話語與詮釋權，是關注此一現象轉變的關鍵參考因素。

本文將淺略的探討中共近年來參與美國環太平洋演習，及 2018 年川普總統下令不再邀請中共參加美國環太平洋演習後，轉而間接或直接促成中共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或他國主動邀請中共參與，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動機與觀察，兼論對區域安全及戰略環境將形成何種戰略態勢的改變與影響。

一、 中共與美國環太平洋演習的過去與現在

「環太平洋演習（RIMPAC）」是美國在太平洋沿岸每兩年進行一次的大規模多國力量投射以及聯合軍事演習，一直以來皆由美國印太司令部（原太平洋司令部）第三艦隊主導進行，是一項多國聯合海上行動軍事演習，從 1971 年開始迄 2018 年已舉辦過 26 次，演習規模逐漸加大，參加國也漸次增多，已成為迄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聯合軍事演習。

初期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向太平洋司令部提出此計畫，主要是為了

提升各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在冷戰時期，「環太平洋」演習旨在彰顯西方國家間的團結，同時依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而言，也是為了防堵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向太平洋擴張的軍事同盟關係。而在 1991 年期間，美國同時受到波斯灣戰爭與蘇聯解體的國際局勢衝擊，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目的逐漸趨向於各國軍事上的加強相互合作，最終轉變為提高美國海軍與盟國海軍的聯合作戰能力，並藉由提高太平洋周邊國家的綜合軍事行動能力，以確保主要「海上交通線（SLOC,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安全，同時也提升美國軍事力量面對環太平洋地區發生衝突時解決爭端的應變能力，例如：95 臺海危機、朝鮮半島情勢、島嶼爭端及南海航行自由之局部可能軍事衝突等。

環太平洋演習自 1971 年以來已有 48 年的歷史，中共自 1998 年受邀擔任演習觀察團，迄 2014 年首度派出海軍兵力參與聯合軍演，演習課目均聚焦於區域穩定、擴大同盟關係、傳統海上威脅、軍事聯合行動、解決海上衝突、非傳統安全、反恐行動、人道救援、災害防救及反海盜等。

2018 年第 26 屆環太平洋演習，美國國防部於 2018 年 5 月 23 日對外宣布，以中共近期從事南海軍事活動頻繁，在南海爭議過程中的軍事擴張造成區域局勢的不穩定，如此行為不符合演習的原則與目的為由，取消對中共參加環太平洋演習的邀請，顯示美國對南海情勢以及中共軍事發展已展現出極高度的關切與積極反制作為。

二、 中共與澳洲聯合軍演的戰略意涵

前述美國國防部於 2018 年 5 月 23 日對外宣布終止邀請中共參加環太平洋演習之後，2018 年 7 月 30 日，中共首度受邀參加澳大利亞「卡卡杜—2018」多國海軍聯合軍事演習，該軍演始於 1993 年，兩年一次，是澳洲皇家海軍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共有 27 國參與，此一戲劇化的演變研判係植基於澳大利亞的內政因素，其次是國際權力格局態勢轉變所致；在區域強權崛起的過程中，澳洲在自身的國家利益與權力的爭取選擇中，決策者的決心選項，改變既有的思維框架，亦讓中共在「塞翁失馬」的情境下，立刻有了新的國際話語權著力點與參與區域安全「和平貢獻」的主導優勢。

自 2017 年以來，澳「中」關係的低迷與膠著，著眼於澳大利亞國內政局變化的影響。澳方屢次藉南海、南太平洋的爭議議題強調中共的威脅與破壞區域穩定的作為，此次大幅度的決策意向轉變，顯有「投石問路」的示好跡象可循，然中共雖僅派遣一艘「黃山號飛彈護衛艦」參演，然澳洲國防部長佩恩表示，澳洲政府致力於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中共保持長期建設性關係；「澳『中』建立了賦有成效的國防關係，將會促進相互理解、增加透明度、以及建立信任」，由此可見此艘「黃山號飛彈護衛艦」所代表的意義與象徵的意涵，似乎重新詮釋了「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定義。

三、 中共與東協聯合軍演的戰略意涵

2018 年 10 月 22 至 28 日，中共與東協（ASEAN）首度舉行代號「東協中共海上聯演－2018」海上聯合軍演，在廣東湛江軍港及其以東海空領域展開，這是東協首度與單一國家舉行多邊聯合演習。

共軍派遣黃山號飛彈護衛艦、軍山湖號綜合補給艦參演，東協各國參演兵力，包括新加坡海軍「忠誠號」護衛艦、汶萊皇家海軍「達魯塔克瓦號」巡邏艦、泰國皇家海軍「達信號」護衛艦、越南海軍「陳興道號」護衛艦和菲律賓海軍「達古潘市號」後勤支援艦；中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於演習中表示這是中共軍隊與東協 10 國軍隊首次舉行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在中共與東協關係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彰顯中共與東協國家致力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信心與決心。

從時間點的觀察中發現，中共與東協 10 國的聯合軍演，緊接在「卡卡杜－2018」澳洲多國海軍聯合軍演之後，因著美國的反制作為卻造就了中共積極參與區域內任何可行的軍事交流契機，很明顯的，中共與東協國家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成為可供檢證的觀察指標；此訊息清楚的傳遞在國家利益與區域安全的綜合考量下，對中共釋出合作夥伴的信號，是有利於東協國家面對未來南海及相關海域行為準則與詭譎多變等不確定因素下的風險評估結果，深值持續關注。

四、 中共與俄羅斯聯合軍演的戰略意涵

俄羅斯「東方—2018（Vostok—2018）」大規模軍演，動員 30 萬部隊，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17 日間，於俄國遠東的西伯利亞舉行；其動員範圍包括俄羅斯的中部與東部兩大軍區，超過 30 萬名兵力，其中包括 3 萬 6,000 輛坦克甲車、1,000 多架戰機；而俄國海軍的北方艦隊與太平洋艦隊，也出動了 80 艘作戰艦艇，在日本海區域進行演習，以配合三軍作戰的聯合軍事演練。

中共派遣北部戰區第 78 集團軍各部隊組成 3,200 人的規模較小的「旅級」建制單位首次參與俄「中」聯合軍演，此次參與演習的中共陸軍部隊主要來自陸軍第 78 集團軍，其中的地面突擊部隊主要是兩個營：一是來自重型合成旅的合成營，主戰裝備 99 式主戰坦克和 86 式步兵戰車；其二是來自中型合成旅的合成營，主戰裝備 11 式輪式坦克和 08 式步兵戰車，共軍透過聯合軍演的合作方式，著眼於期望直接見習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與敘利亞的「經驗」；吾等也可藉此面向觀察後續俄「中」雙方軍事合作關係是否朝向「軍事同盟」方向進展。

五、 結語

當美國川普政府不斷強調並展現其在全球軍事上「美國優先」地位的同時，明確定位中共為其戰略競爭者，因此在軍力較勁的過程中，選擇排除中共在其既有的合作框架，來對其在南海爭議表示抵制與不滿，不願與其同臺競逐，而讓其另建（覓）擂台，分庭抗禮；顯而易見的是讓區域內的國家，選邊參與而非共襄盛舉，讓我們親眼見識了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中所呈現的權力極大化與安全極大化的鮮活實例。值此時刻，就地緣政治立場與地緣戰略觀點，我國如純就聯合軍事演習的議題上，實應積極尋求「練兵」的機會，地處島鏈要域的我國，如能參與區域內的多國聯合軍事演習，相信不僅僅是提升國軍的聯合作戰能力，將更具深層意涵的是，爭取了我國在區域安全與國際舞台的貢獻度與能見度。

陸、結語

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呈現出與以往三點不同：量的增加、質的提升、規模的擴大。在量的增加方面，傳統共軍與外軍之聯合軍演僅侷限於少數與其關係密切者，如俄羅斯、寮國、緬甸。與俄羅斯的聯合軍演每年皆舉行，但近年來除了原先定期舉行之雙邊聯合軍演外，另增加多次過去未曾舉行過之演習。與寮國、緬甸之聯合軍演在過去僅侷限在邊境打擊毒品走私、人口偷渡等與邊境治安相關議題，近年來則增加甚多邊防部隊打擊三股極端勢力之聯合演訓。

質的提升部分，以往共軍在與外軍進行聯合軍演時，多半著重在政治工作層面，希望藉由軍演交流在外軍面前塑造共軍正面英雄形象，對外軍宣傳之意義大於從軍演中學習作戰方式。近年來隨著共軍自信的提升以及習近平軍改強調軍隊要能打仗及打勝仗，與外軍聯合軍演之重心回歸到透過軍演學習外軍作戰經驗與戰術戰法，或者是提供共軍之經驗與戰術戰法予外軍，並且藉由此類聯合軍演，與外軍建立互信。

規模部分，以往共軍自身礙於現代化後勤保障能量不足，在與外軍進行聯合軍演時，多僅派出小規模部隊，且多僅在邊境地區舉行，避免曝露出共軍後勤補給能力不足之問題。近年隨著共軍現代化程度提升，其後勤補給能量已能夠支援一定規模部隊在境外從事作戰行動。因此共軍近年來與外軍舉行之聯合軍演，參演部隊之規模亦不斷擴大。

整體而言，從近年來共軍與外軍舉行之聯合軍演可以看出，共軍大規模部隊執行境外遠距投射作戰任務之能力確實有所提升，其在軍演中呈現出之現代化作戰模式亦與美軍等先進國家軍隊相差不遠。雖然當前共軍現代化作戰能力最大疑問為尚缺乏實戰經驗，無法如美軍般藉由真實作戰經驗來驗證其作戰能力，然就亞太區域各國軍隊來說，除美軍外，其它國家軍隊在冷戰結束至今，大多亦無實際作戰經驗。因此共軍雖欠缺實戰經驗，但其歷經 30 年勵精圖治整軍經武，其作戰實力必然要比上一代共軍有翻倍的成長。

附表、共軍近期對外主要聯合軍演（2018.06—2019.05）

項目	參演國家	演習名稱	時間
1	印尼（主辦）、新加坡、越南、法國、斯里蘭卡及中共等	「科摩多—2018」多邊海上聯合演習	2018 年 5 月
2	蒙古、美國、日本、印度、南韓、柬埔寨及中共等	「可汗探索—2018」多邊維和軍演	2018 年 6 月
3	巴布亞紐幾內亞、中共	應急醫學救援聯合演習	2018 年 6 月
4	上合組織成員國	「和平使命—2018」聯合演習	2018 年 8 月
5	白俄羅斯、中共	「雄鷹突擊—2018」特種部隊聯訓	2018 年 8 月
6	寮國、中共	「和平列車—2018」醫學救援聯合演訓	2018 年 8 月
7	尼泊爾、中共	「珠峰友誼—2018」特種部隊聯合訓練	2018 年 9 月
8	澳洲、中共	「熊貓袋鼠—2018」陸軍聯合訓練	2018 年 9 月
9	俄羅斯、中共	「東方—2018」聯合戰役演練	2018 年 9 月
10	美國、澳洲、中共	「科瓦里—2018」聯合訓練	2018 年 9 月
11	澳洲（主辦）、美國、新加坡、加拿大、法國及中共等	「卡卡杜—2018」多邊海上聯合軍演	2018 年 9 月
12	馬來西亞、泰國及中共	「和平友誼—2018」聯合軍事演習	2018 年 10 月
13	歐盟、中共	中共駐吉布地保障基地與歐盟 465 編隊聯合演練	2018 年 10 月
14	塞內加爾、中共	維和官兵聯合演練	2018 年 11 月
15	寮國、緬甸、泰國及中共	湄公河聯合反恐演練	2018 年 11 月
16	美國、中共	「2018 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演練	2018 年 11 月

17	東協、中共	「東協－中共海上聯演 2018」演習	2018 年 11 月
18	印度、中共	「攜手－2018」陸軍反恐聯合訓練實兵演練	2018 年 12 月
19	孟加拉、中共	孟「中」維和部隊聯合防衛演練	2018 年 12 月
20	西班牙、中共	中共駐吉布地保障基地與西班牙海軍聯合演習	2018 年 12 月
21	泰國、中共	「聯合突擊 2019」反恐聯訓	2019 年 1 月
22	巴基斯坦、中共	陸軍聯合反恐演練	2019 年 1 月
23	巴基斯坦（主辦）、美國、澳洲、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及中共等	「和平－19」多國海上聯合演習	2019 年 2 月
24	柬埔寨、中共	「金龍－2019」聯合訓練	2019 年 3 月
25	新加坡、越南、菲律賓、泰國及中共	東南亞國家－中共「海上聯演－2019」	2019 年 4 月
26	俄羅斯、中共	「海上聯合－2019」軍事演習	2019 年 5 月
27	泰國、中共	「藍色突擊－2019」海軍聯合訓練	2019 年 5 月
28	東協、美國、日本及中共等	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海上實兵演習	2019 年 5 月

資料來源：自行綜整

【亞太政策報告系列】

No. 108001 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及中共維穩作為

No. 108002 2019 年中共對美戰略及周邊外交布局

No. 108003 美「中」貿易戰背景下中共經濟政策走向

No. 108004 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一周年之觀察

No. 108005 2019 年中共對臺工作重點

No. 108006 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



和平發展

Peace Development

宏觀視野

Macro-Perspective

政策導向

Policy-Orientation

10087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60巷1號

No. 1, Lane 60, Sec. 3, Tingzhou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87, Taiwan, R.O.C.

TEL : 886-2-2362-6599 FAX : 886-2-2362-8363

WEB : <http://www.faps.org.tw>